

品味古意

文学品读系列丛书

陈孝敏 ◆ 著

羁旅、漂泊、气节、爱情、红颜、仕途

试图从广阔的社会、历史、现实、人文以及人性、道德的多个角度，挖掘、分析、诠释一些历史文学精品和历史人物独有的思想内涵。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人生的智慧、经验、追求。

品味古意

文学品读系列丛书

陈孝敏 ◆ 著

羁旅、漂泊、气节、爱情、红颜、仕途

古有多

会、历史
析、诠释
完全可以

文以及人性、道德的
学精品和历史人物独
生的智慧、经验、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品味古意/陈孝敏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

2009. 8

(文学品读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087-2681-6

I. 品… II. 陈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5390 号

丛 书 名:文学品读系列丛书

书 名:品味古意

著 者:陈孝敏

责任编辑:李新涛

出版发行:中国社会出版社 **邮政编码:**100032

通联方法: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(010)66080300 (010)66083600

(010)66085300 (010)66063678

邮购部:(010)66060275 **电 传:**(010)66051713

网 址: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180mm×230mm 1/16

印 张:14. 75

字 数:250 千字

版 次: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9. 00 元

序

写这套书，几乎用去我整整八年的时光。

2000年，我内退离开单位，先后受北京六所高校之邀教授《大学语文》课程。年届五十，虽然辛苦，却很充实。我接触了成百上千的青年学子，他们有着坚定的为学问而问学的求知精神，有着笃实勤勉的学风。其中有许多来自偏僻贫困地方，在打工之余自修自学。尽管自身条件缺欠，知识基础较差，但他们从不怨天尤人，而是脚踏实地，奋起直追，不曾懈怠。

2003年，我在一所高校结束了大语课程。临别时，一大群学生围住我，依依不舍。他们送给我一本书，扉页上写着“愿天下渴望真知的苦孩子都能听上您的课。”在后来的许多年里，只要我一想到这句话，就按捺不住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的念头。

于是，我试图不断地拓展视野、思想、观点、见解，结合自身几十年的历练、学养的体会，从广阔的社会、历史、现实、人文以及人性、道德的多个角度，尝鼎一脔，去挖掘、分析、诠释一些历史文学精品和历史人物独有的思想内涵。因为在这些文化遗产中实实在在蕴含着前贤高尚的精神境界，强大的人格力量，健康的审美情趣。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人生的智慧、经验、追求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能够把握这些精品的深厚内涵，

或者说是自己学习的心得传递给我的学生，以有助于他们掌握《大学语文》中所涉及的古典文学知识，这大概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了。

本套书以散文的手法，叙述、议论和抒情结合，尽心力而为，率性而为，故不免情不自禁，有失公允，驻笔掩卷，唯愿书中的内容少一些硬伤，少一些偏颇，少一些矫情和虚伪，唯愿广大的读者会以最大的宽容来原宥。

陈孝敏

2009年2月于北京西三旗霍营

目 录

- 夜半钟声到客船/1
——千古一脉的天涯羁旅
- 不令漫漫蔽白日/19
——激浊扬清的文人责任
- 此恨绵绵无绝期/30
——君主误国与红颜祸水(一)
- 君今看女作门楣/40
——君主误国与红颜祸水(二)
- 八千里路云和月/50
——末世名将的心痛
- 年年岁岁花相似/61
——听中国女子千年的呜咽
- 相见时难别亦难/90
——穿越千古的情事
- 味无味处求吾乐/101
——享受人间朗月清风
- 直挂云帆济沧海/120
——知识分子的追求

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/142

——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断想

晓驾炭车碾冰辙/156

——农民的千古苦难

诗情满眼兴何长/162

——治世和乱世的新想

乱花渐欲迷人眼/223

——关于春天的情思

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

(句引唐·崔颢《题黄鹤楼》)

夜半钟声到客船

——千古一脉的天涯羁旅

中唐诗人张继*的《枫桥夜泊》足以引发人们对苏州这个江南名城浓郁的兴趣。苏州，因其西南有姑苏山而得名。春秋之时，吴王阖闾*在葱茏、灵秀的姑苏山上筑胥台，夫差于台上曾立春宵宫，为长夜之饮，这样一个富有传奇的名城，又是江南风光旖旎的水城，七条贯穿全城的主干流，给予这个江南水乡特有的妩媚、灵性，河道纵横，密如蛛网，俨然一座东方的威尼斯。

从墙壁长满青苔的砖石上也斜过去，可以看见窗棂门阶被水浊过、被风漫过的颜色。它们一定要这样相互依偎着，依靠着，才显出美，显出优雅，显出独有的身份。它使人愕然地感受到岁月，感受到沧桑。苏州的水巷，也就这样蜿蜒在时间和水流里，成为比喻，成为象征，让走来的人们亦真亦幻，让回去的人们魂牵梦萦。千百年来，不知有多少人的梦，映在了柔软的水面上，印在了两边的墙壁上，重重叠叠，斑驳如画。

当年的张继恐怕是少不了这份浓浓的情结，迁客骚人，多会于此，览物之情，得无异乎？姑苏的潺潺流水，枫桥的轻柔冷月，留下了这位羁旅游客永不磨灭的残影。

张继的身世已经无从考证，史料记载中连生卒年代亦语焉不详。只知道他为襄州人，流传下来的诗也仅五十余首，大多关切民生，反映时事。他的一生不可能没有艰涩折磨，读张继的诗，总有一种家山渺渺的羁客之哀，无法言说的隐隐的忧伤，绵邈幽远，深不可测，使人荡气回肠，黯然泣下。

正如大自然的宽厚，不但生长秀木琼林，奇花异草，也容许一些不知名的野花闲草，在路边篱畔自开自谢。张继在唐代毕竟不是一位无拘无束、狂放不羁、傲骨嶙峋、风流倜傥的名士，他茕茕孑立，仿

张继：字懿孙，襄州（湖北襄阳）人氏。

阖闾：(?—前496)一作阖庐。春秋末年吴国君，名光。

痕：痕迹。

徨于歧路，莫人所知也。凄风苦雨的人生路途，他或许缥缈得形单影只，孤鸿冥冥，偶尔在雪地上留下爪印，不痕*消失；或许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，踟蹰蹒跚，苦闷迷离。人生的进退得失，荣辱悲辛，起落跌宕，积聚在内心的冲突与不安，对严峻人生的超越等等，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在他自己的诗句中流露出来。

张继与姑苏有不解之缘，这是后话。但赏鉴、体会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必须是要先解读苏州的。

吴王夫差，五代吴越广陵王钱元璪，还有那一个个历史上的纠纠豪杰，仿佛历历在目，毁誉参半。晚唐著名的诗人杜牧在其所作《杜娘诗》中有句云：“西子下姑苏，一舸逐鸱夷。”这里的鸱夷，切莫以为是取申胥之尸，投之于江的皮袋，而是指风流倜傥的范蠡。张继对姑苏的一往情深，正如当年范蠡的情有独钟。

天地寂然不动，而气机无息稍停；日月昼夜奔驰，而光辉万古不易。人与世都在同一道理中，悲喜交加，衰荣交替，旋转沉浮。张继与姑苏，亦当如是。尽管张继是荆楚之士，但因有了这先决条件，再去理解姑苏那弥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，更上了些许层面。一种久违的感觉，千里万里，追根溯源，张继为的是一睹姑苏山川的行云流水，气韵翻腾；为的是倾心捕捉一层神秘与深沉，疏闲与沉稳。水乳交融的人文、自然景致，对于张继来说是可感激的知音，甚而可以升华对生命意义的思辨。

姑苏山水的聪慧，灵秀之气，正如张继内心的含蓄、婉约、内敛和细腻。在交通融合的地方，顾左右而言他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细雨、碧水、微风、柳枝、船影、桨声、山岚、淡雾，亭台馆榭，曲槛回廊，山石玲珑，花木扶疏，氤氲的气氛，空灵澄澈的境界，登山流水，如临清风，时不我予，日亲日近。

但是，张继的兴趣、情调，向往和追求恐怕在更深的内涵之中。

“拙政园”最初不就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吗？私家园林，就

其源头而言，当肇始于王维的辋川别业，姑苏本土深厚的历史文化，承接了中原文化南移的衣钵，同样，又是以辋川别业为宗脉的。明正德年间御史王献臣借用晋代潘岳《闲居赋》中“灌园鬻蔬，……此亦拙者之为政也”的语意，取“拙政”二字为园名，当然这是张继仙古之后的话题了。至于张继生前有无在脑海中闪现这一构想，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文人的人生理念和愿望，往往跨越历史的长河，得以一脉相承。

姑苏的园林山径水廊，起伏曲折；庀壁漏窗，古木蔽日；松竹花木，点缀奇峰异石；山光水澈，暗香疏影；台榭亭阁，玲珑雅致，疏朗宜人。木结构的建筑，白石灰粉和红黑二色绘制的彩画，别具风格。横额枋、壶门、斗拱、天花藻井，绘画图案优美，雕工精细。线条典雅，流利柔和。所有的景致非同凡响，超世而绝不媚俗。便可知张继为何如此苦苦追寻能够抚慰精神的归宿了。

春秋晚期，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于海涌山。相传葬后三天，有白虎居其上，故名“虎丘”，气势雄奇的“虎丘”，红日隐檐底，青山寺中藏；塔从林外出，山向寺中隐。如此之大器，仿佛置身于绝岩纵壑之间，在张继的心目中，乃人生理想生活之境也。

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常游虎丘，“一年十二度，非少也非多”。山前塘河即白居易主持开凿，旁筑塘路，号称“白公堤”，竟然得以有“吴中第一名胜，江左丘壑之表”的美誉。可见释氏随缘，吾儒素位。超然置身于尘世之外，随遇而安，则无所不得矣。人世的兴衰、成败、因果、载沉载浮，昭昭乎若揭，世路茫茫，人生苦短，路穷有期，为何又要自怜、自怨、自轻、自怒？不论白居易或张继，都会由此深省，阅尽人间的张继，自然会从中汲取到更为丰厚的精神养料。

但，张继比任何人更独具冷眼。姑苏的大千景色，收揽尽致，在如此漫澜、幽邃的背景之下，他把目光聚集在枫桥古刹寒山寺的空灵、弥久而又隐约的禅机之上，今古一接，醉心不已，这就是足以让

后人更敬重他的主要缘由。

“画桥三百映江成，诗里枫桥独有名。”姑苏阊门外十里的枫桥镇，自古闻名遐迩。南北羁客经由，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，伫立枫桥之上，抬眼南望，巍然、苍劲的六朝古刹寒山寺，扑面而来，寺前的江桥与枫桥遥遥相对，一派江南水乡清丽风光。黄墙、绿树，庄严幽深的寒山寺，始建于梁武帝萧衍天监年间，初名“妙利普明塔院”。相传唐贞观年间，高僧寒山，又称寒山子，始居丰县*寒岩，好吟诗唱偈，与圆清寺僧拾得交友，并与拾得曾在此住持，遂更名寒山寺。上千年的沧桑横流，屡建屡毁，清咸丰十年*，全寺再次毁于战火，现存大殿，藏经楼、钟楼、枫江楼、碑廊等建筑群均为清末重建。

丰县：今浙江天台。
咸丰十年：1860年。

历史的画面这样开始了。中唐诗人张继，一路风餐露宿，出现在六朝古刹寒山寺前。饱蘸激情，开始作《夜泊松上》，也就是我们今人耳熟能详的佳句《枫桥夜泊》：“日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从此，千百年来口耳相传，灵犀一点，脉脉相通。诗韵钟声，脍炙人口，寒山寺从而名扬天下。

一千多年前，一个疲惫的身影，漂泊异乡，羁縻在枫桥古刹。面对着寺庙、残月、栖鸦、霜天、渔火、枫林、客船、缕缕不绝于耳的钟声，心有千般踟蹰。大千世界的这个角落，突然变得如世外一样的静谧。中国有句老话“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寺”，似乎使人一下子悟到随缘任远的禅机，徘徊不去。我要到哪里去呵？我究竟到哪里去呵！客要到哪里去呵？客究竟要到哪里去呵！

张继最初孤寂、恍惚、惆怅、幽郁，种种惨淡的心境，瞬间化为苍凉、幽咽。一阵阵思家念亲的哀伤，一丝丝说不出的骨肉离别的凄切，又开始升腾。奔波在外，旅途劳顿，归期未卜，他想放逐脊背上欲望的沉重行囊。他一定有所追求，他一定是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对生命的憧憬。他的微妙的心静穆闲和，絮絮喁喁，如诉衷曲，如打通了一道地下深深的暗道，在绝对静寂里获得人生与自然精灵横亘的

接触。人生谁无美满的梦幻？谁不想敏感地获得人世未来的祥祲*与灾祸的信息？谁不想挽救人生的哀伤？最苦是，生命的悲壮，惊心动魄，悲情欲说独无处，借与钟声心自知。而在那神秘的远方世界，它传出的声音是如此的微茫、幽冥，隐约而弥久，此时此刻，令人黯然凄惶，眼泪会不知不觉地落下来。

也许万物静观皆自得。心在静观之中亦会柳暗花明，非浓似淡，非无似有，非醒似醒，哪怕是惊鸿一瞥，都会令张继眩目，怦然心动，震撼不已。灵感的驰骋、品味、遐想，如羽化登仙，滋养和支撑着他饱经风霜，载沉载浮的精神世界，净化着他饮泣悲叹原本已经受伤的心灵。正如《维摩诘经·入不二法门品》中所阐释的：“文殊师利问维摩诘居士：我等各自说已。仁者，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，维摩诘居士默然无言。文殊师利叹曰：‘善哉！善哉！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。’”空灵之美，寂静之美，是何等令人憧憬，一切尘世浮华的眷恋，已不再重要，张继渴望这一切，渴望借助这一切，渴望用其纵浪大化的感触，渗入到自己的笔墨中，并向世人倾吐、劝化、呼号。领悟天地的恒昌，感知世事的无常，以及风云岁月中的无奈与尊严。他有如一个不知疲倦的寻梦者，一个执拗的、不会弃绝的敲钟人。

我们现在来到寒山寺，看到张继诗的碑本，为晚清光绪年间的俞樾重写重镌的。最初的《枫桥夜泊》碑本，传说为明代著名诗人、书法家文徵明所书，历经劫难，字迹早已漫漶、残缺。

岁月匆匆，世事沉浮。张继诗里所咏的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中的古钟早已失传。后来明嘉靖年间，又铸一口古钟，亦流入日本，直到光绪三十一年*，寒山寺重建，日本人募铸仿唐式晋铜乳头钟送回，置悬于大殿右侧。

光緒三十一年：
1905年。

风也萧萧，雨也萧萧；无穷山色，无边往事。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(一)

“我要到哪里去呵？”

我究竟要到哪里去呵！”

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

张继这首诗的一开头，描写的是一个深秋的夜晚。月落夜深，整个天空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。树枝上憩栖的乌鸦，大概由于这样一种底色——月落前后光线明暗，倏忽变化，被惊醒后发出阵阵凄惶、惨唳的啼叫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，蕴藏在这位羁旅诗人灵魂深处最微妙、最难以名状的是凄清的幽寂。茫茫的夜气，弥漫着满天的霜华*，到处是一派侵肌砭骨的寒意。

霜华：霜华在地而不在天，这仅为古人的一种说法。

“江枫”和“渔火”，一暗一明，像芸芸众生的生命流中一点扰扰攘攘的幻象，转瞬即逝。一静一动，一此*一彼*，那简直就是永恒和无常的象征了。人生就如同“江枫”和“渔火”这样一幅迷津的彩画，吉凶祸福，生老病死，悲欢离合，变化莫测，解释不清。就眼前的张继，小而言之，在外奔波，劳顿旅途，念亲思家，未有归期；大而言之，娑婆人世，十丈红尘，生死恩怨，聚散沉浮。长的是磨难，短的是人生。再深沉体味一此一彼，在江边的是实实在在的，在江中的或许便是在水那一方，远在云霞明灭之中矣！有限的生命早已被生死界定，但又断不了历大苦辛的人们渴望寻求灵魂的超越。于是，有了文学诗句的沉湎，艺术的幻想，哲学的思索，宗教的超拔。

这位泊舟枫桥的孤子的游子，种种难能言传的感受尽在不言之中了。与其说“对”愁眠，不如说“伴”愁眠。张继在此时此刻，无论如何也眠不着了。令人唏嘘的一个“愁”字，苦涩、窒息，挥之不去，辗转反侧。时光被空虚延长，在进退无据的灵魂困境中，最易感觉人生风刀霜剑的况味，张继同样无法逃遁，无法自我解脱或拯救，游丝般的

心魂，重重的，累累的，袅袅无寄处，只得面对苍茫、寥落的天空，流出辛酸、惨苦的眼泪：“我要到哪里去呵？我究竟要到哪里去呵！”

透过凝重而凄苦的墨迹，特别值得一提的，在张继疾终的近一千年后，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鲁迅在其小说《药》中，也有一段关于乌鸦惊世骇俗的描写：“微风早经停息了；枯草支支直立，有如铜丝。一丝发抖的声音，在空中愈颤愈细，细到没有，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。两人站在枯草丛里，仰面看那乌鸦，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，缩着头，铁铸一般站着。”因为鲁迅写得太悲伤，太阴暗，以至无法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

乌鸦俗称“老鸱”。《诗经·行露》中就有微词，隐晦地批评乌鸦主有凶事。乌鸦颈项处有一圈白毛，余皆漆黑，与古人的丧服相同，又喜食腐尸，故称为不祥之物。其叫声令人厌恶，漫长沉浊，凄厉单调，闻之惊骇失色。《隋书·炀帝纪》说：有一只乌鸦停在幄帐上，赶也赶不走，隋炀帝以为很晦气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“既渡，有火自上复于下，至于王屋，流为乌，其色赤，其声魄云。是时，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。诸侯皆曰：‘纣可讨矣！’武王曰：‘女未知天命，未可也。’乃还师归。”*这无疑以乌鸦的到来为不祥的知感。张继没有选择朗月清风，花放水流，而刻意去描写乌鸦哀戚的啼叫，以之为征兆，其用意之何，无庸置辩，显然夹杂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本文。在糟糕透顶的预兆里，传递出人生的无名恐惧，面对被坎坷艰难折磨的人生之路，面对严酷残忍的社会现实的威慑，人的力量何等渺小，何等脆弱。在心悸的背后，我们窥见一种向灵祖祈祷，禳解灾祸的期望，闻乌声唾而逐之，禳解以破凶灾，我们仿佛再次听到张继若断若续，若有若无的呜咽与呼叫：“我要到哪里去呵？我究竟要到哪里去呵！”

百千年之久，百千人之众，无论境界和心象，其同也如此其甚。

读着张继的诗句，眼前浮动出落月渔火，浮动出枫桥鸟啼的微茫景象，咀嚼着一缕缕的愁思，我想努力去寻找张继诗句之外，触目

武王率领诸侯渡过黄河讨伐殷纣王。突然有一团火从天而降，落在武王住的房子上，转动不停，最后变为一只乌鸦。赤红的颜色，发出魄云的鸣声。这时候，诸侯虽然未曾约定，却都会集到盟津，共有八百多人。诸侯都说：“纣可以讨伐了！”武王说：“你们不了解天命，现在还不可以的。”于是收兵，率军回去。

惊心的凹痕，以及包含不尽的历史苦状和哲思。

我突然想到了几位近代史上孤零独行的游子。让我们再切换、转移一下历史的画面。

1942年，中国人民艰苦卓绝、前仆后继的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。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在全民抗战的怒潮中，一位63岁的老人似乎成了沧海遗珠。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村里，唯有江上清风间的明月相伴。……同结缡十年共患难的妻子潘兰珍厮守着他。艰苦时卖文为生，典衣度日，或靠少数旧友资助。方圆百里，只有几人知晓先生为何许人也。褴褛的衣衫，瘦骨嶙峋的身架，且时时卧病，讲一口听不太懂的下江话。有谁能想到他是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——陈独秀？又能有多少人能理解他那颗如江水激荡跳动的灵魂？他那隐士风情，他那书生本色，他那哲人襟怀，谁能知晓？

何处乡关感乱离，蜀江如几好栖迟。

相逢须发垂垂老，且喜疏狂性未疑。

须发渐斑，垂垂老矣。往事如烟，哪堪回首？而忧国忧民的壮志未减；高标绝世，卓立独行的性情如磐石不移。

那是一个风雨飘摇，沧海横流的苦难岁月，一首流传在20世纪初辽河岸边，听似荒唐、怪诞的民谣，随风低低呜咽：“白天青纱帐，晚上撸锄扛；揣着烟袋去打仗；对面炕，挂幔帐；孩子生在马车上。”这民谣堪称有四怪。第一怪，那时兵荒马乱，动荡不安，百姓生灵涂炭，白天躲藏在高粱地里，夜晚披星戴月，出来铲地，伺候庄稼，一旦收成没有，青黄不接，叫花乞食，饥寒交迫，难保不饿死人呵。第二怪，官兵、土匪吸毒成瘾，外出打仗也得带上烟枪、鸦片。人心猥琐，世风日下。第三怪，这一带居民，过日子精打细算，量入为出，为了御冻取暖，三九凛冬，几代人都睡在南北对面炕上，中间幔帐一遮，寒苦度日。这第四怪，就是唱的一位孤零独行的游子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的身世了。光绪二十七年*六月三日，张学良出生

光绪二十七年:1901年。

在一辆外出逃难的马车上，地属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张家窝堡，晴天霹雳，在大车上落草，注定是一辈子走星照命，颠沛流离。一别故园，萍踪浪迹，南北西东，栉风沐雨，风尘仆仆，艰难竭蹶，足迹遍布大半中国，晚年飘零异国他乡，孤寂寥落。他31岁离开东北，33岁离开北平，35岁离开武汉，36岁离开西安，37岁离开南京，46岁离开大陆，93岁离开台湾，都再没有返回过。一路长别，掉头而去，说来令人伤怀。早年间，张学良的挚友阎宝航之女阎明光，曾求其墨宝，张学良百感动容，写了一副直抵心源的联语：“鹤有还巢梦，云无出岫心。”那心语之声诚为一往情深，低沉委婉。

相传秦穆公时，萧史善吹箫，穆公把女儿弄玉嫁给他。弄玉随萧史学吹箫，声音优美，引动了凤，他们便驾凤飞去。张学良的行止远胜于弄玉与萧史。为了自己执著的追求，义无反顾，再没有了回头的路。真是一生几许伤心事，泣尽继以血，心摧雨无声。一位曾经统领千军万马，叱咤风云的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，转眼之间，沦为失去自由之身、随时可能被杀头的阶下囚。更哪堪，日夜渴望上阵杀敌，却壮志难酬，英雄身陷樊笼，没有用武之地。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、太多、太久。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？正如唐代柳宗元在诗中吟咏：“一身去国六千里，万死投荒十二年。”*这种锥心刺骨的心境，张学良在自己的日记中也作过披露：“呵呀！又到九·一八了！六年中我做了些什么？悲惨忍痛过了六年。今天，中日战争展开，而我安居山上，凡我同志多去肉搏。我不能执戈为民族冲锋，报国家之仇！曹植诗云：‘闲吾非吾意，甘心赴国仇。’信然。”

“以前跟我父亲南征北战，要我打什么，我就打什么。可是到我手里，你看我打过什么仗？我都是为中央统一，……我实在是反对内战，反对透了。我父亲后来不打了，也是因为我。我跟父亲痛哭流涕啊！我从河南回来，我在那个牧马集车站，看到那人趴在地下，那老人啊，饿的。我把馒头扔给她（给她钱都不要啊）。她放在地上连土一

“一身去国六千里，万死投荒十二年。”见唐·柳宗元《别舍弟宗一》。

齐抓起来吃。我说,怎么这样?问她:没子弟,没儿女吗?她说,都给抓去当兵了。拉走了,跑的跑,逃的逃。剩下我们这些老的不能走,饿的没饭吃。这怎么年年打仗啊?我自问,谁做的孽?自个儿打自个儿,今天跟你打,明天跟他打,明天又和,后天又打。而打死的都是那些佼佼者,剩下些无能后辈请功受赏。要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,这种战争干什么呢?”

一个心肠滚烫的热血男儿,一副爱国忧民的高大形象,跃然纸上,呼之欲出。我仿佛听到回荡着的历史悲音,张继在幽寂清冷的氛围中,孤子清寥。但他怎么也不曾料到一千多年后还会有一种更难言传的情思呵!

人生与命运,情感与信仰,智慧与宗教,苦与乐,善与恶,迷与悟,因与缘,生与死……其中的感悟和体验,如能一一道来,该是何种情怀呵!“流水旧声人旧耳,此回呜咽不堪闻。”

唐代诗人王维有诗《过香积寺》,可谓含蕴丰富,耐人寻味。“古木无人径,深山何处钟,泉水咽危石,月色冷青松,薄暮空潭曲,安禅制毒龙。”在古木参天,重峦叠嶂的丛林中,杳无人迹,忽然传来一阵隐隐的钟声,迷惘而神秘。有山径而无人行,听钟声而不知何处,尽管山中危石耸立,流泉无以轻快流淌,只能在嶙峋的岩石间艰难穿行,仿佛痛苦地发出幽咽之声,但王维却坚持认为,在这里坐禅,恰恰可以将世俗的一切痛苦烦恼统统抛开,心中油然一片怡淡平静。传说,佛祖禅宗菩提达摩曾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,连小鸟在肩上筑巢也浑然不知,意识的沉潜状态,使之达到一种空寂虚无的境界,大千世界,钩心斗角,尔虞我诈,纷繁的形物,喧嚣的声响渐渐远去。

与孙中山一起发起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,人称髯翁的于右任,抗战时随国民政府迁渝。时孔祥熙在重庆势焰熏天,操纵金融,走私囤积,无恶不为。于右任气愤之极,上书弹劾孔祥熙贪污渎职,无奈蒋介石徇私庇护,置之不理。于右任愤而辞职,晚年的于右任早